

人间物语

灯下书

离大海和太阳一寸之地

| 姜桦文 |

江苏射阳，紧靠大海，这片黄海边的土地，离太阳只有一寸之地。

射阳是近海之地，整个土地都是由于江河冲积，从沿海滩涂湿地衍变而来的，是大海里生长出来的千秋息壤。精卫如何填海？后羿何时射日？无人可圆其说。我只知道，大地匿藏于沧海，最早的射阳仅仅就是一个浅海生物，是水中的一棵草，水底的一只蟹，是一条浅海的鱿鱼，或者，干脆就是一颗沉默的砂砾、一粒满腔烈焰却欲言又止的盐。1600年以前，离射阳约50公里的建湖上冈草堰以及与之平行的盐城北闸一带，都还是茫茫大海，一片水浪滔滔。直到距今1000年的天圣元年（公元1023年），范仲淹带领4万民工修筑了范公堤，才有了“堤东”“堤西”，有了“东海”“西乡”，而“射阳”更是上世纪40年代初建县才有其名。地处射阳河南岸的射阳，脚踏海浪，侧身弯弓，并以“精卫填海”与“后羿射日”勾联古今。从大海里生长出来的这片土地，射阳，它就是大海的嫡子。

西为平原，东临大海，左右结构的射阳拆字成画，城市与太阳大海之间只有一寸之地——射阳，我说的是它所处的时空和区位、它的土地、它的健壮而灵动的身体、它阔大的心胸和灵魂。地处海滨，北纬33度的大地和大海紧密相连，射阳的大半只脚都站在海里。大海里有水，有风，有出海的渔船和丰富的海产，有空气、波浪、不断变化的槽沟和一棵棵潮汐树。射阳的大海边有一座座渔港和海港：扁担港、射阳港、黄沙港。大海边的潮水悄然退去，留下一片湿地。这湿地是天下最美丽的湿地，不仅堆着金子一般的芦苇，更是世界珍稀鸟类丹顶鹤的

越冬地。你看，不远处，一只只丹顶鹤正舞动翅膀轻轻落向大地，那铺展在丹顶鹤翅膀下的万亩菊海、桑乐田园、湿地海棠，还有日月岛、安徒生乐园，不夜港的渔档长街、渔港小镇。歌声起处，泊心安神的射阳，一片稻田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农民画，一处处公园就是淮剧与杂技的演艺场。湿地广袤，森林翠绿，海洋宽阔，精致而美丽的城市，大河奔流、傍海连天的射阳，风姿绰约，气象万千。

射阳，这里是丹顶鹤的第二故乡，也是独具特质、有情有爱、沐光向海的地方。面向蓝天和大海翩翩飞舞，面向壮丽的日出振翅翱翔，这是天下最能担当得起“鹤乡”这个称号的城市。走在射阳，你会看见那么多与大海和丹顶鹤相关的名字。那些道路：海润路、海晏路、兴海路；那些公园：海都公园、千鹤湖公园、日月岛公园；那些河流：运棉河、运粮河、白羽溪……甚至是那些画有丹顶鹤标志的城际公交与乡村公交，无一不带有海浪的形状与海风的韵致。那个牧鹤女孩的故事是“小城大爱”的最好诠释。而面对那些桑园、棉田，那片盐场、渔场，我也更加理所当然地觉得，我面对的这片土地，这片“离太阳只有一寸之地”的所在，就应该是射阳，也只有这些美丽的名字，才配得上射阳这座海滨城市的襟怀与气质。不需要任何的渲染与虚拟，不需要借助缥缈的神话和久远的传说，今天，一个个故事写在这片海滨的土地，射阳，它的大海和平原、城市和乡村、风景和人，它的悠久的历史与丰厚的海渔和农耕文化，其本身就是一则美丽的童话——大海边的童话。

射阳近海，这里，土地

是一片大湿地，大海是一片丰富海。射阳，是海的一部分，射阳，包括射阳人——他们都是大海的儿子和女儿，是大海生生不息的子孙。数百年来，射阳人生活在海边，他们的性格里有着太多大海与太阳的基因。那些捕鱼人、赶海人；那些种棉人、晒盐人；那些植桑人、栽花人；那些从射阳大地上走出去的面向更大大海更大大地的闯海人、弄潮人、探月人——心胸阔大，旷远；性格坚韧，倔强。面对再多的困难不屈不挠，面对再大的风浪只进不退，他们心底里激发出的都是“海的活力”，做的都是“海的文章”。从射阳出发，在国家中心渔港黄沙港，“以一条街兴一座城，以一片海谱一首歌”，以满街灯火与欢笑，填补上自己距离太阳那最后的一寸之地，今晚，大海边，不夜港的灯火串联起与之毗邻的一座座海滨城市——向北：连云港、日照、青岛、烟台；向南：吕四、宁波、舟山、象山……今天，太阳的光芒正将一座城市变成另一座充满活力的雕塑，并将它更加辉煌的身影，以全新的姿态投向东方，成为大海最明亮的一部分。海风吹拂，星光璀璨，“渔档长街”“渔海坊间”“肆方品韵”，微风送来的味道，那是射阳的味道、天地大海的味道！

记忆中的射阳曾经有一座“太阳城”，那一尊“后羿射日”的雕塑也依旧站在城市中心。再遥远的河流也知道自己的来历，再深厚的土地会记得自己的祖宗。脚踏太平洋西岸这片广袤的湿地，乘着海浪的低低絮语和丹顶鹤明亮的歌声，沿着长虹一般的环海观光大桥，犹如千百条鼓满风帆的船只，射阳人迎风出海，沐光向阳，用掬满浪花的双手，写下对大海与大地的祝福，也写下那梦里的诗与远方。

与书为邻

| 王俊文 |

我有一个书房，不大，仅容得下一人独坐。书架上的书籍，大多数是近几年添置的，但有小部分陪伴我度过了少年和青春时期，又追随着我一起步入中年。这些书籍把时间凝聚在薄薄的纸页中，给予我温良与敦厚。闲暇之余随便翻翻，书中散发的墨香滤掉尘世的喧嚣，带我抵达最美好的记忆。

小时候家贫，虽无钱买书，但阻挡不了我对书的渴求。我像所有的乡村孩子一样，上山采草药，下河摸鱼虾，以此换取几张毛票。我慢慢积攒着每一分钱，舍不得花。当其他伙伴用存下来的钱买冰凉的雪糕解暑时，我只能馋得暗暗吞咽口水。有时，望着他们手里摆弄的玩具，艳羡不已，却始终不愿动用那微薄的钱。我偷偷拿了母亲针线盒中的布头，缝制了一个小布袋。每天晚上，我在耳边摇晃布袋，听袋中的硬币相互撞击，叮当作响，乐此不疲。等到布袋日渐鼓起来，我揣着它，徒步数公里路，去镇里的书店。

书店在小镇的丁字路口处，门前有一棵梧桐树。五月的梧桐花盛开如锦，花朵饱满如风铃。我走进书店，玻璃柜中的每本书都浮动着梧桐花轻柔的香气。蹲在书店一隅，一本本翻阅过去，每一本书里都藏着一个绝世高人，他们登临泰山，俯瞰人生，用睿智的目光穿透我的心灵，让我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拉近了心灵与心灵之间的距离。我无拘无束地漫游在书中，连暮色四合都不知道。店员装上最后一块门板，瞪着灯笼一样的眼问：“小孩，你到底要不要买书，我们要下班了。”我抱起身边的一摞书，怅然地叹口气。一本书俨然就是一条奔流的涧河，闪烁着最丰沛的泉眼，足以令每一个靠近它的人都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。

月上树梢。空旷的乡村潜隐着一层层如水的光晕，四下响起如织的蛙鸣，偶尔还传来犬吠声。晚风吹拂，草丛间像是埋伏着千军万马。我紧紧地抱着一叠书，心里一点也不害怕。满心的欢喜和幸福一如月色，漫出乡野。或许有些忧郁是与生俱来的。十三岁的我看起来比较忧郁，不合群，与身边的人格格不入。那时的我只和一个女同学要好。女同学的小姨是一个文艺青年，家里收藏许多书籍。每一个周末，我们都会趁她的小姨不在家，偷偷溜进她的房间。那时正风靡席慕容和三毛的文字。我趴在女同学小姨的书桌上，一字不落地抄写席慕容的诗

歌。女同学守在门前，不断催促我快点。潦草的字迹，乌压压地涂满了我的笔记本。我马不停蹄地抄写，书中明的暗的宛然在目。而窗外风吹落的柚子花，一波接一波，永远落不尽。如今，隔着黑字白纸的光阴，我依旧能闻到一缕袅袅的书香，就像依然飘荡在记忆深处的柚子花一样，简朴而温暖。

十八岁时，我被安排去一个偏僻的山村教书。交通闭塞，条件艰苦，对于我这样一个自幼生长在农村的孩子来说，都算不了问题。可是缺少书读，日子味如嚼蜡。我整日寡寡的，做什么事都觉得索然无味。有一天，我无意间听办公室的几个老师闲聊，说我们学校退休的老校长家收藏了许多书籍。我立即向他们要了老校长家的地址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上如同锅里的烙饼，翻来覆去，睡不着觉。想看书的欲望有如汹涌的潮水。我索性穿好衣服，借来一辆破旧的飞鱼牌自行车，趁着夜色出门。夜行了十几里的山路，远远望见老校长家的砖瓦房隐在一片竹林中。老校长获悉我的来意后，说：“喜欢看书好啊，好啊。”他连声说了几个“好”，带着我穿过他家的后院，推开一扇木门，掀亮门后的电灯，眼前豁然有别有天地。满屋子都是书，抬头是书，低头也是书。就在那间书屋里，我读了《诗经》，读了鲁迅，读了梭罗，还有勃朗特三姐妹，重温了亘古的诗意和灵魂的静美，走入真境，感知生命一脉相承的悠远和深沉。

每个周末，我都去老校长家借书。有时，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读书。老校长读到兴起，往往会像个孩子一般摇头晃脑，抚掌大笑。有时，老校长煮一壶茶，我们坐对着一卷书，品着清茶香茗，享受岁月的静好。老校长时常感叹说，读一本好书，就像交了一个挚友。与书为邻，能使人的心澄明如镜。心清澈了，眼睛看万物就明朗，走多远的路都不会迷失。

多年后，我远离山村，在城里安了窝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。一杯茶，一本书，任由灵魂慢下来。遇上假期，我最喜欢逛的仍然是书店，仍然喜欢蹲在书店的一隅，寻找书中的另一个灵魂。

曾国藩说过，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品格不会坏到哪里去。读书不是为了获得名利，而是为了在荒芜的心灵上种植一片繁花似锦的春天。窗外的阳光照得书房亮堂堂的，我愿一生埋头于书中，与书相濡以沫，好好做人。



南方山中
摄影 李玉祥